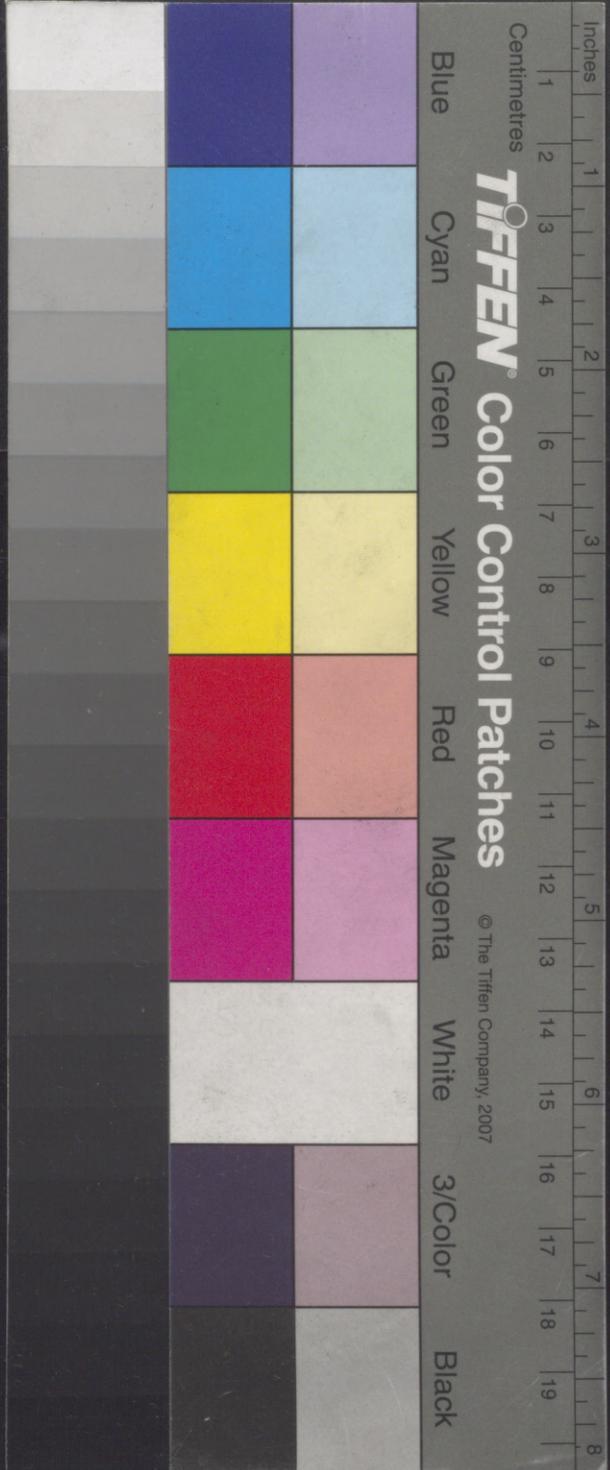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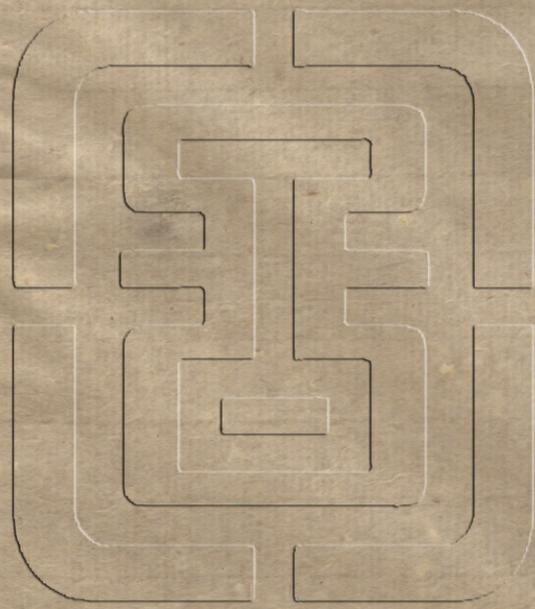




1104-111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三

涇胡承琪墨莊著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卽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卽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

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尙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夫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議皇霸篇云經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己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尙云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真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宐生日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琪案此明言文王不肯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宐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卽王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

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 琪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于天
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為定論蓋昭于天者言德之光
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為
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
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
應乎民心故曰不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
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為反言讀傳者亦謂
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為發
聲爾雅不濬即詩所言河之濬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

若即周禮之露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琪案不固為發
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即書之不顯不承王氏經傳釋詞歷應詩
書以不為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為發聲是正言其
如此即反言之以為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尚
有云不是者蓋以
豈不是為不是乃詞氣
有緩急輕重之殊耳 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
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為語詞自明然此詩次
章不顯亦世傳即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
為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為反詞亦未
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皇清經義卷之三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祭帝而左右之承琪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祭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旣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祭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之蓋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琪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降

之傳以為說也

亶亶文王傳亶亶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亶字欲改
 亶作媿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媿媿文王為謬說也經
 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
 皆作亶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
 亶亶釋文音亡倬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亶為亶
 之俗字知亶亶並亶之俗字蓋亶字一變為亶見唐等慈字碑再變為
 亶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亶亶穆穆司馬相如傳作穆穆故畋俗又加文也承琪案鈕
 說是也古亶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亶於
 勇杜注亶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亶為動王延壽魯靈光
 殿賦仡奮亶以軒髻今文選亶字作亶是亶為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

義相近諸書亶多作亶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亶呼為亶
 此形之所以又變為亶也周禮天府鬯人雞人注皆云亶讀為
 微此音之所以又變為亡倬反也要其為勉義則相承不變械
 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亶亶我王知亶勉義同故此傳
 云亶亶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
 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
 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
 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伸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
 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琪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栽載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之士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宐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琪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

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卽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榦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榦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琪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貞固足以榦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琪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

周語引詩於緝熙直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皓頌竝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逐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泥於爾雅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訓熙爲光耳以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子孫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惟以侯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琪案傳用孟子仁不可爲眾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子于周之九服尙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

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琪案漢書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此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言

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暘之禮將士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殷士爲殷侯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恐太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也承琪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蓋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蓋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

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
監殷而法文王蓋第三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
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
王之德卽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何以
又斥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
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
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
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
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被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
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琪案鄭於詩言
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
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
詩駿命不易以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
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
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
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
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
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妣德盛禮隆然後篤生
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

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琪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政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禠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二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

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琪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蓋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去天之意難信也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琪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教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

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為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按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為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琪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為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即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

誤摯虞思游賦序云大任仲任之洪裔亦可為經文作仲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其判之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浹曰浹即今之匝義同也承琪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即通達之義故傳以浹為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挾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挾挾浹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

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承琪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篇俱訓大即以為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為不通即王肅以為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為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為來嫁自夫家言之為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竝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為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為優矣

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為

周地名非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正義曰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文不為識字作音蓋亦以為知識之識後儒疑其不安故或以載為成

蘇傳李解皆謂文王始成人或以載為年

呂記嚴緝皆引朱氏曰載年也

近人又據鄭注中庸裁者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為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琪案毛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為知識則列女傳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孔陸皆未悟傳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為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犯授公子載壁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為識者謂文王

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卽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覲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光明矣

覲天之妹傳覲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覲字韓時作磬則覲磬義同也說文云覲諭也詩云覲天之妹謂之譬諭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覲譬諭一曰聞見也竊謂覲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諭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

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覲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覲耳段懋堂曰磬玉篇廣韻皆作磬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聞釋言聞見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聞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聞見之承琪案傳以磬釋覲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詰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覲者古語磬者今語二字雙聲是以毛作覲韓作磬毛以磬釋覲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覲是聞見盧氏又從聞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覲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聞見曰聞見則

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

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

別孔疏申毛既言大妣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

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為善祥亦非毛訓祥為善

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妣賢故文王

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妣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琪案

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為善者當是吉

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妣有文德則其初徵

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

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為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為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

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

造舟當在洛上承琪案川流迂曲即循案而行者亦非必盡可

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間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

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

于渭于渭即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

疑邵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溪乃文王所居非大妣之

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

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

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

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

重昏禮耳竝不以此為天子親迎之證

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

親迎于渭為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為西伯耳以左氏義為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

異義當是從毛詩者

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即是王基不必身自

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為周制殷時未有等差

蓋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為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

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其申傳乃

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前後

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

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業之基始

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為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

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

京之地為異餘同承琪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

周于京云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

為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二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

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竝

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續與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

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

皇清系角經緯
在河汝之間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妣姓之莘在郟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妣姓今同州郟陽縣有故莘城是以妣姓之莘或作妣或作妣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妣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妣邳竹書河直甲之世妣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妣人來賓則妣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妣姓之國爲杞爲郟則妣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妣殆古字通用此莘宜作妣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琪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卽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

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鯀妃有嫫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嫫者有嫫氏之女也又大妣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嫫妣氏之女於大妣別之曰禹後妣氏而湯妃則曰有嫫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州陳畱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妣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畱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畱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妣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郟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云天
 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王肅曰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
 滅殷正義以王肅為得傳意故曰此眾雖盛列於牧野之地維
 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蓋謂毛於文王訓侯為維
 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為君此則以為諸
 侯陳少南范逸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
 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為侯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興故
 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即孟子所稱紹我周王見休者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
 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秦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為眾
 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闕宮云致天之届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
 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
 疑心也承琪案疏申傳箋不為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
 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闕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
 之野是武王既致天之誅於商刻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尙
 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汝
 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闕
 宮之文證此為牧野誓師之語竝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
 今予發惟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
 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為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窕肆也鄭璞曰輕窕者好放

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竝稱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承琪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琪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蓋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異義承琪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甲兵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竝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稱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旣以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羣經

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鼃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鼃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琪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竝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鼃字偶合未必卽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承琪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爲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爲三百篇別一格調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卽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卽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旅承六章之變伐木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間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小章

序云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

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

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承琪案周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序與經最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梓枻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縣縣瓜瓞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瓞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何以謂之瓜瓞瓞者瓞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瓞故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作瓜紹瓞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蝻蝻

者蝻傳云蝻蝻蝻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蒂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縣縣也箋以縣縣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縣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瓞則不直以瓞爲瓞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承琪案段說是也毛傳屢經文而繼以故訓往往爲後人刪去所疊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矣爾雅釋草云瓞瓞其紹瓞此專爲一種小瓜言之謂瓞卽瓞也瓞何以名瓞瓞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爲瓞也釋草又云瓞九葉釋文引舍人云瓞九葉九枚其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瓞蓋又小于瓞說文亦云瓞小瓜也

瓞與

瓞同瓞瓞也與爾雅正同爾雅其紹之其指瓞

皇清經角糾糾
言之卽謂虺之近本者詩以瓜虺連言則不專主於虺傳云瓜
虺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虺之近本者亦小故亦謂
之虺瓜紹不名虺以虺紹之名名之故曰瓜虺又引虺虺者說
其本義此以經言縣縣故據瓜生大小不絕爲義若生民瓜虺
嗒嗒爲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虺小竝稱以見其多彼定本有
瓜虺虺也四字之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說亦曲會
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用爾雅者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虺故謂之虺縣縣然若
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
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琪案
襄十七年左傳縣縣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
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縣縣不絕貌不必專以瓜
喻盛大虺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嚳虺喻稷以下固非後儒
又謂虺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
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虺繼漸成瓜瓜
成又復生虺此所謂縣縣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稽
古編曰縣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
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
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
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
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

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
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
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
良是也今以繇詩首章爲天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
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卽述大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
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
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有敢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
作廟翼翼竝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
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旣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又
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間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之
居沮漆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

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兄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乎則首章所
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
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
誤仞傳意故首章之述遷邠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
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指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非也承
琪案馮陳二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
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至時之民以太王時國始稱周
也生猶造也何休公自爲用主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
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太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
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爲從則兩
句文義不相接矣

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漆水也亦是疊經文作訓爲
後人所妄刪者蓋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
無沮故尙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卽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
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
渭闕駟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水經云出杜陽縣兪山東
北入于渭兪山卽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
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闕駟又云有水出
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
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
縣之岐山者也此卽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

人或專據此以當縣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

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

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卽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

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

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卽漢漆縣地皆有漆

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

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縣詩合岐下

漆水不合縣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

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

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承琪謂水經渭水注所云

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天巒水武甯水諸目意

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

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為韻上文厖與生自為一韻今案

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

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

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

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

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

三引詩自土沮漆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

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

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地書誤倒之

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厖漆穴室為韻而民之初生

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為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為韻

而隔絕上文之厖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為韻且厖與生非韻而

強以為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

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

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

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

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

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

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覆正義引說文覆覆於地也此

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覆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窟窳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窳之上爲中霤承琪案詩言陶復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埴埴之名箋則以爲窰竈之窰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地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詩攷正曰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

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闔若瓌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琪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主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略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眾自必扶老攜幼而行劉先主之在荊州人多歸之尙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

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率西水澗者概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堇茶如飴傳堇菜也茶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芟堇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堇與內則堇苴粉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苴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嚴緝駁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此堇定爲堇苴之堇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琪案毛傳於堇但云菜於茶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堇固如飴而茶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然則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

堇爲內則之堇苴及爾雅之齧說文所謂根如薺某如細柳忝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堇爲藿引廣雅堇藿也今三輔

之言猶然然說文藿堇草也竝非菜名不得以當此詩之堇也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注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華氏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華氏注謂楚焯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華氏掌其爇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爇明爇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爇爲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爇爇也經云遂歛其燬契以授卜師謂以爇爇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爇是也承琪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文云刻也左定九

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楚焯卽契則此詩曰楚焯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其燠契言獻其燠契燠與焯同說文燠所以然持火也焯然火也契與燠焯竝舉則契亦是一物蓋卽鑿龜之器所以華氏其之又龜甲須用熱器鑽之故云獻其燠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卽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且筭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卽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爲柁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琪案既云幽岐不能爲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滸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滸是謂循西來之水厓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幽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理殊爲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

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為者無不使民為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為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琪案文選東京賦辭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宐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宐二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即申傳宐字今本脫去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抔之陬陬傳抔藁也箋云抔抔也築牆者抔聚壤土盛之以藁釋文藁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抔盛土於器也今說文作

盛土於裡中也抔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抔藁者謂抔

土於藁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文云抔引取也故以抔為抔言抔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承琪案此傳文當疊抔字抔者抔藁也謂抔土於藁故箋云抔聚壤土盛之以藁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抔即輦之假借藁裡徙土輦也恐未必然

度之藁藁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填也承琪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庀與度相似因此而誤臣瓚注漢書韋元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此傳以度為居似以度為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其解甚陋韓詩鄭箋二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填曰投於傳訓居意亦

相成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作婁
 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均突處使平又云鍛屢者搥打空
 竅均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藁盛土投之板中而築
 之築其上也其勢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
 謂以鈔錘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
 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
 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
 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
 寸注云牢讀為樓樓為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
 挾少之意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
 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為削之人屢其聲馮馮

然是以屢為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為空穴亦非承琪案釋文屢
 力注反是亦以屢為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屢削傳當
 曰屢鍛不得云削屢鍛屢矣釋文又有力朱一反注同此音似
 讀為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為長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
 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
 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皋門之哲為諸
 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
 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為皋為其字形相

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皋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皋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皋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皋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皋應也毛傳所言爲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琪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

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皋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尙質必無皋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皋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尙書泰誓有宓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愾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縣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眾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惡敵人之

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為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為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琪案嚴緝謂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為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駮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趙注即引此詩云混夷兒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為文王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貉稽章為據也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為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異趙注孟子以問為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章之為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械白桤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椽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械白桤釋木文郭璞曰桤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桤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椽或曰白柞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椽廣雅櫟之實為椽則其為椽子實無疑椽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椽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械皆小

樹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幹彊葉甚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樸枹今考樸枹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適木魁癭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也然則樸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樸古今名實駁亂如此類者眾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木方言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也樸白枹者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橡子之樸皆庫小木梗塞道路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齮而木高大非其倫也承琪案小雅車牽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采菽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則柞爲叢生亦可概見詩每以柞械竝舉自是二木三蒼謂械卽柞非是早麓又云瑟彼柞械民所燎矣則柞械必皆爲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爲橡樸之一種樹庫而葉大者與蕤仁之械皆小木其說諦矣

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其行道土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焦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械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

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承琪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乃據箋義爲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械拔矣及皇矣柞械斯拔或有訓拔爲盡者毛以兌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械而後蹊徑之間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械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械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雖縣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義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屏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忽又言其山柞械之茂盛文義殊不貫矣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傳駮突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駮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駮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琪案稽古編據國語卻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喙佩儻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喙又喙極也注江東呼極爲喙是喙喙喙三字通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日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駮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咽矣咽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咽矣者犬夷卽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注謂合兩句與日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琪謂左傳注引詩吠夷瘞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編曰

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指承襲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竝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然則質厥成三字祇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

天子傳訓質爲成成爲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竝未斷此獄也至文王蹶厥生蘇頌嚴緝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蹶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動其心於義隘矣

棫樸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竝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卽以山木茂盛爲賢人眾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

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卽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竝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此蓋謂人君當慎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芄芄械樸薪之樞之傳興也芄芃木盛貌械白桮樸枹木也樞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汪氏毛詩異義曰傳以械樸薪樞興賢人眾多得爲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樞爲祀天左右趨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樞燎卽舉樞燎不必言械樸言械樸亦不必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樞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其

芃械樸思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眾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汚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蓋有次第矣承璜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樞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樞燎然早麓瑟彼柞械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樞積木各本作積火從段注訂正从木火酉聲詩曰薪之樞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樞燎祀司中司命又去樞或从示作柴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樞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樞燎不同

至从示之禋則專爲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
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
則不以此爲祭矣斯乎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
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願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
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願命爲證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
執璋行禮唯贊裸時其他無執璋者願命太保秉璋以酢亦是
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
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
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
裸以璋瓚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珙案此傳半圭自指
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爲璋疏引王基
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卽爲璋瓚其說當矣
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故知此章
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
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
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人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
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
興師者行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
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
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

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志答趙商臨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六軍之師又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秦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琪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為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為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為疑殊不知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為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

之道為後世法此言已足為諸侯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

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為天

子疏所云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驥軒疑商制生時稱王沒時稱帝

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為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乃極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鄭承琪案詩言周王猶末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為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

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琪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

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為遐亦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

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殆卽緣棧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琪案箋引追師掌追衡箝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觀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修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蓋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爲章耳賈疏乃云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並不作璋毛鄭皆

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郝仲輿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末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卽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竝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琪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者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同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卽足爲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王之

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千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千祿不成文理承琪案千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即用其語言百福千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蓋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千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箋子孫得祿千億爲證案此說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也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千祿樂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稽古編曰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琪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

孫榛楛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似皆可通然觀單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鴛鴦箋云此文萬物之實而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閒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琪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此池水皆卽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元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潔鮮貌黃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

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然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轉寫脫一流字耳承瑛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鼻卽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拒鬯疏申之謂拒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卽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卣又作邲案卣乃邲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邲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瓚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邲爲正蓋邲者流鬯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邲泉水也瑟彼泉水傳曰泉水始出瑟然流也邲與泌瑟並聲同而義近承瑛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鬯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

哉璠與遠而望之奠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
粲之璵兮其璫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卹邠者乃
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邠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
所共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械傳訓瑟爲眾貌當由瑟卹同聲卹
與謚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謚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謚以謚我謚卽密也言柞
械之蒙密是有眾義故傳以爲眾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
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意
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西伯戡
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
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

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琪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
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卽爲文王可知鄭
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
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祇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
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
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
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
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
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
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
者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

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承琪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其下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似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犗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駢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牡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尙而言之承琪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尙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琪案諸家惟范說爲長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琪案毛傳於不可休思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見三百篇

思字多爲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齊思媚爲思願以思皇多祜爲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闕天而謀

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
 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
 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
 易之汪氏異義曰太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
 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為公未為不可箋於
 京必為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
 王殆有心于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
 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
 據為義此獨不然
 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
 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

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承珙案以宗公為大臣實與下一句文
 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為順大臣之證然早麓首章傳
 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三章傳用中庸語疏又
 謂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義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
 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為宗廟然
 則宗公為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為宗公
 者不知經傳亦未嘗有以大臣為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刊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為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
 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妣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
 寡之為言特也適之為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為

適餘入為妾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
 傳釋寡為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
 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
 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
 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
 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
 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衛莊姜自
 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竝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是寡
 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妻此
 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琪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為眾
 則適為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為人
 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眾妾

為言之意

傳上言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眾妾言故

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
 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為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
 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為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
 必代為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正義
 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之
 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
 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
 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承琪案王肅以迎治申
 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為治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傳御傳訓

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
對遂也此以遂有進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
于家邦與皇矣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
御之訓爲迎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
耳趙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
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
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
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
上自相成也稽古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
詩無曰不顯連莫子云觀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

白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詞謂不顯之不爲語詞與他處
訓爲弗者不同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可知又案亦爲語
詞與亦既見止亦汎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
以下句之無射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琪案不
顯之不以爲語詞固可卽以爲豈不義亦可通

詞與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
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
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既以爲非則
所云毛音亦是但爲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
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安保射厭則不
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爲長至下章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

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

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天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己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爲疾害人 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琪案此二句毛鄭異義自顧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爲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竝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靡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承琪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爲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爲故今雖是緣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卽緣上章亦可縣肆不殄厥愠卽其例

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爲句中韻入古音卽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爲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琪謂改入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蓋瑕本音胡入可轉音乳也北今人讀入至末章造士爲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幽合韻知古合韻卽音轉之權輿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斃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按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斃箋以斃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癩旣筐旣勅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斃厭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

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琪案正義述毛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為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真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篇烈假箋即改為厲假而竝不言烈當為厭疏亦但言鄭讀烈假為厲痕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斲傳但有斲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為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棧樸傳射厭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復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為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之無斲傳斲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為斲借而訓為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棧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縣而此篇仍復作訓古人訓詁或復出或不復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桀配紂為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為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即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為二國之明證也注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為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憎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

蓋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以政為正似改字
 訓度為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申傳解為彼四國爰究爰
 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
 與之謀為非道則失傳以彼為有道之義從紂謀為非道乃箋
 說非傳義承琪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又云天維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此亦言代殷而竝及于夏傳不曰二
 國夏殷而曰殷夏即此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為先察王者
 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為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
 紂居究於傳以彼為彼有道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

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對文與縣詩

爰始爰謀日止日時等句同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

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

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

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

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

為長毛詩當亦作正王肅乃改為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

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濶知毛度

字亦必訓謀如為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琪謂此

說不然其政不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為居又見於縣五章傳

不得皆為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傳者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義要不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承琪案傳意蓋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惡其為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為致解此上帝耆之為上帝所欲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竝改憎為增以式廓為規模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琪謂此亦不然耆之為惡韓詩

本有是訓 見周頌 釋文 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此詩耆字疑

即指之借字 釋名耆 指也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謂

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義蓋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為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政云顧上 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

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

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

以文王之都為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即此義承琪案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三
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
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
同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今爾雅作木自
斃神立死菑蔽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菑蔽者翳邵氏爾雅
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神一句劉詔注補續志引
爾雅木立死曰菑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文引爾雅木自斃神
蔽者爲翳又似無立死菑三字皆所見異本也承琪案爾雅此
文是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菑
謂其死而猶植立者菑當讀身如斷菑之菑李巡以菑害釋之
非是蔽者翳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斃訓死也亦
非是此乃分別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神文故但
引下二句自斃爲翳斃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什而蔽地者
爲翳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汪
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
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爲居大位文
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卽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
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
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承琪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
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卽昆夷載路謂
昆夷滿路而去夫旣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駝矣又屬文

王之事已未免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曰傳訓串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串習也郭注串厭習也與毛傳脗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邠生民之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訐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琪謂生民實覃實訐傳訓覃長訐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覃訐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瘠云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曰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校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管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爲誤失之矣承琪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竝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瘠字駭俗臆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天立厥配傳配嬭也箋云天旣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妣

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嬪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嬪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爲嬪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嬪止當爲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四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釋爲大妣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回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蓋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承琪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

亦作文王至于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猶其德音則從鄭

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

正義本誤

以德正應和曰猶至賞慶制威曰君五十三字爲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

則毛詩本作文王

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人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之優矣

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得其意承琪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德故復繼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非鄭意蓋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其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祖共爲四國謂阮祖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

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眾謂文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眾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兵眾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琪案孟子引詩以遏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闕遏字皆通左傳虞闕父漢陳球碑作遏父國語董安于韓非子作闕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謂此追本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乃周人怒密之詞承琪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按止何用復述來侵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蓋呂覽說苑皆言伐密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本未嘗重煩攻戰故但言其莫我敢當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卽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

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祖國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三國絕無一語及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為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為地名承琪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為詩之鮮原則下

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涉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

與公劉陟則在嶽傳同月令鮮羔開水鄭注鮮當為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彼傳云嶽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嶽同字公劉以陟嶽與降原

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為地名也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

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

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

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琪案經文此數語是為伐崇張本猶五章

無然畔援數語之為伐密張本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

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

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卽不陵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曲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于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柰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做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

此詩不大聲色二句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僖九年襄三十一年左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云當詢謀于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仇人之方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

遂以崇侯諧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

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琪案箋云仇方謂秀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

本非謂以其譖已而為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竝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顧夢麟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弟兄與方韻也

與爾臨衝傳臨衝車也衝衝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為二非承

琪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為二證據甚明說文輶陷陳車

也次之以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為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即詩之

臨車故說文以輶次輶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輶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類承琪謂輶與櫓同亦臨車之類也

後漢書光武紀衝軻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軻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軻閑閑即以軻當詩之臨衝為衝車軻為樓

車然則毛以臨衝為二車不可易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弗弗崇

墉仡仡傳弗弗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

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孳孳為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

韓詩仡搖也鄭義蓋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

故知言言佻佻皆爲將壞之貌承琪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文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墜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簫小者謂之笈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笈笈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琪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並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

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郝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甯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琪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臯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琪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不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

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爲善鄘風靈雨旣零箋亦云靈善也蓋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云言靈道行於囿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卽善道靈臺靈囿卽謂善臺善囿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固非以速成詫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臯應冢土及造舟之類卽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

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卽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

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

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

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

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琪案賈誼新書君道篇

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麇裏而至問業而作之

日日以眾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

終日也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

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

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

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

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

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蓋據孟子稱文

王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諸侯三十

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二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

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

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旣云

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氏孟子正義

曰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歟承琪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圍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圍百里未必即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圍百里齊宣王圍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蓋知為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楙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圍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范史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承琪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鉤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五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為娛遊者自是與翯翯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嫿嫿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為濯濯之由非即以濯濯為肥飽趙謂鶴鶴為澤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為娛遊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為是詩箋以

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

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

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又

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

云定本及集注釋文皆有論思也三字論同侖思同鯁理之鯁

箋申毛耳說文人部曰侖思也侖部曰論理也思如角有鯁理

毛謂論為侖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

謂論倫無患也承琪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鳥鄭如字陸氏習

於後人以於為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鳥字不必言

音鳥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得

其論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鳥下別鄭

為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

釋文無音周頌雖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

牡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鳥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

祭之事於我天子薦

進大牡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靡傳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

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

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

而但言成均警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

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
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鏞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
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

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土雝土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
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雝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
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離連稱抑亦文王
之難宮乎聞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
尤協矣承琪案周禮天官閽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
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離同處
在郊則辟離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離卽繼
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離之禮自四
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
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離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
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
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離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
異義引韓詩說辟離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
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
在泮獻囚知辟離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
厲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厲是辟離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彌
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
自爲游觀之所辟離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
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離卽周頌之西雝彼
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離在
郊可知謂之西離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
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
京辟雍殆立於國中歟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
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
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迹
言先王旣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後人能繼不重在先
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旣歿亦非其迹之畱遺何
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
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
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岷隱以下武爲不尙武則
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
曰我武周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
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旣列
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文王
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
則以夫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琪案經文曰世德
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
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
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竝無專繼文王
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

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歎於武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琪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即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

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不過詞人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甯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甯亂則非言偃武可知卽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甯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卽繼曰赫赫明明則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唯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

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尚武
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言也此
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
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編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
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
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承琪案據孔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
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
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
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
我武王不然豈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
天下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
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是武
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竝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
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言忽而又非自
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
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
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
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定本作慎德
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琪

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慎此或古字假慎為順耳水經注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雷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于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則實以順德為慎德然又以成王為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為唐侯亦可見郢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琪案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王篇相近上章昭哉嗣服此即疊上昭哉為詞當從漢碑作哉為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為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強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氏詩經小學曰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承琪案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琪謂毛訓許為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疊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申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

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
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
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義
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有聲卒其伐功也承琪
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即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
王之武以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
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
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尤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
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
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
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
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
又云此篇八章其未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
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二章文王事之
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
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
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
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

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承
 琪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強李迂仲曰此詩言文
 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
 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為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
 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王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
 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
 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寶
 夫曰文王未嘗為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
 其有為君之道而宜為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
 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為王后故先
 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為皇王而後存其本稱
 承琪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為優

通駿有聲箋云通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通三字互用皆
 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為辭助說文吹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
 詩曰吹求厥甯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通詮
 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承琪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
 曰詮就也蓋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吹別作聿作
 通而訓為述為遂者爾雅通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魏蟋蟀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
 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為作述之述則非
 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伸類多如此段
 氏說文注曰古聿通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
 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通

而毛無傳毛意適卽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琪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適字若但以適爲語詞則旣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複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傳滅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千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滅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之壞城溝猶城池耳承琪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窒礙蓋第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滅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

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

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強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滅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稽古編曰來孝之

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意但如後儒所解則適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承琪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孝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放齋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承琪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爲文王之事益大旣作豐城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卽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爲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垣者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榦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榦也傳云翰榦也者謂翰爲榦之假借板曰大宗維翰江漢曰召公維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旣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琪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自豐水而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灃澆豐鎬潦瀆諸水惟豐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豐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績與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琪案正卽周官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卦則既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榮爲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琪案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

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為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承琪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為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為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宐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為孫讀如字之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終

長沙王 賁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一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四

涇胡承琪墨莊著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禘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卽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焉得為嚳子此卽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麻序帝嚳傳十世故為是言然信識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知與闕宮箋異

師闕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

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

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慰宣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

實融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

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魯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

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郃諸侯不得祖天子

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

園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闕

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

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

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

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

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

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

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

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卽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

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

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

箋言人道之感謂構精耳姜嫄何以卽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

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

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

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

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考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
 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答張逸
 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
 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為疾不為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
 也之文未可知也承拱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
 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為王基所駁
 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為邠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
 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
 桑此則較寡居而生子之說尤為慎妄魏默深曰如謂禋祀以
 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
 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
 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隘巷寒冰必欲寘之死地魏默深
 曰大任

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
 王何以未聞棄之

為帝摯之妃帝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
 有戎兵內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寧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
 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為帝摯之妃既有大戴世
 本可據自勝於命麻序之言而帝摯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豪
 無影響尤為肫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為見棄
 之由姜氏廣義
 亦主此似為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
 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言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
 故已具於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蓋震非僅如左傳邑
 姜方震后緡方震之通為娘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
 策早救
 之注云姜嫄從帝禘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
 早速也

遂即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為終謂自禋
 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闕宮彌月不遲
 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即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
 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
 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
 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渚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
 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此疏殊牽強箋以夙為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邪即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尋常生子事同何以既生而又棄之其說皆不可通惟以震為動以夙為速甫禋祀而心動速孕所以為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曰不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
 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承琪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結上句下乃
 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
 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
 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
 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
 法疏載王肅難鄭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
 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
 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
 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歟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

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
實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
后稷之穡大其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
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
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承
琪案旄邱何誕之節兮傳云誕闕也闕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
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實之隘巷
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
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
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
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蓋誕本訓大
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
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
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
夷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
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
之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讖誇等相廁
讖下云讖誕也誇下云讖也蓋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
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
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
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

他未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詩經小學云按
 箋易字為牽似大媒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屨之義求之當
 云達達生也達杳古通用姜嫄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
 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如樵彼桑薪印烘于燥傳云
 印我也烘燥也燥炷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琪案段注說
 文以達為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為複杳義異而
 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牽故箋不云達讀為牽毛
 以達訓牽謂牽為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
 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為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
 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商頌撻彼殷武傳

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

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

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為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
 引說文牽七月生羔今說文牽小羊也與釋文所引同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

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留無害以美

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

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

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禘之禮行於仲春經以

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即速有身若僅及七

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閒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葑五

月生羔犖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

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為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

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正義引辭綜答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闔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蓋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琪案姜氏廣義竝云親見里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方能啼用以實虞

東之說然使果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

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

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

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

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琪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為

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

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為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

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

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

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寧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

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

則不康之不為不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為不安者異矣

上帝為天帝之氣以不寧為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亦云無疾而生

子是也箋以居為居處然為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覃實訐箋云實之言適也按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曰

定本為實之言是集注竝為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類弁正義云

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為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

義通不為例者也承琪案按勘記是也五章實方實苞以下凡

言實者十皆當為是以彼準此文義一例不當以實為適也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疑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詩作

嶷淮南高誘注引克岐克嶷大元嶷同嶷今本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

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在第一部此古於

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
嶷者心口閒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竝言承
琪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
嶷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跂之所本然上文夙
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
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吳
志孫和傳注和少岐嶷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嶷
有素字雖多作嶷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
邕橋太尉碑岐嶷而超等總角而軼羣左思吳都賦岐嶷纒作
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藝之荏菽荏菽蒹蒹禾役稊稊麻麥矇矇瓜瓞嗒嗒何氏古義

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植之先後爲次大豆
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
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藝者如五穀之外尙言
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植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琪案姚說是
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植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
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
主秬秠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稊稊傳役列也稊稊苗好美也程氏九穀考曰据傳所訓
是列爲穰梨省去禾也梨蓋黍穰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蒨故謂
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
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稊稊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

承用爾雅穠穠苗也之釋則役為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
 秭服孔氏傳秭稔也服稔役服為稔之役是詩禾役為苗之秭
 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為禾皮而謂之服
 是又孔傳服稔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為
 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禾
 之成而下垂者故穠穠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此與毛氏
 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琪案梁雖黍穠之專稱說文云秧禾
 若秧穠也禾既稱穠當亦可稱梁然則役列之列為梁之假借
 審矣而役亦當為穎之假借說文穠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
 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穠穠為禾
 采之兒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為主大旨亦相
 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穠穠指采言成就之兒故
 云穠禾采之兒此穎通穠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
 專謂垂者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稷蓋
 以黍稷為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
 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為禾末則經言黃茂傳言嘉穀
 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散言
 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專言之也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
 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琪案箋以方為齊等苞為茂
 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

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
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旣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阜與堅好
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裏前是苗初
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
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
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積也如竹箭曰苞義
互相足鴉羽箋云積者根相迫迨相致孫炎云物叢生日苞齊
人名曰積承琪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
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槩傳云苞本槩餘尤爲顯著
禹貢草木漸苞釋文注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乃相
包裹是箋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義非也

實種實稟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
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氏詩經小
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譌作雜種案當作離種漢書所謂一畝三
畝苗生三葉以上墮壘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壘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壘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
本作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
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琪案
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粟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
人工之善祇於言外見之不應中閒夾以墮土附根之事如後
說則實種在方苞之後不應於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
雍種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粟傳穎垂穎也粟其實粟栗然箋云粟成就也正義曰

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

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粟栗然桓六年左傳嘉

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承琪案實堅實

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意

正義引集注本箋云粟成意也

傳言其

實粟栗然者卽本良耜積之粟栗語彼傳云眾多也用爾雅粟

栗眾也之訓郭注以爲積聚緻戴氏詩考正曰此言於堅好垂

穎後者蓋在穗繁多緻密粟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卽有郃家室傳郃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

稷於郃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成功堯改

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郃爲后稷之母

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

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

之郃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

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卽郃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

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

遷於駘則入齊矣此琅邪之郃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琪案

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

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

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

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竝

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又段懋
 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卽字宋本說文亦無卽字與九
 經字樣所引合承琪案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
 於郃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卽字白
 虎通義京師篇卽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卽字高
 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郃下引詩無卽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
 釋草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
 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
 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
 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

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
 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祿爲重
 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
 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稗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
 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稗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
 則秠稗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稗爲秠也承琪案爾雅
 秬不明稗米秠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
 雅訓明是以秬爲黑黍秠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溷爲一等
 明矣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
 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秬鬯無稱秠鬯故但可云釀秬爲酒
 因卽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爲

黑黍中之一稗二米者耳蓋秬得包秠名秠不過因秬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以秠稗皆皮故鬯人注言秬已可兼秠爾雅乃爲釋詩不得不分別秬秠爲二鬯人賈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秬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秠一稗二米是卽維秠秠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鬯部鬯黑黍也一稗二米以釀从鬯矩聲秬鬯或从禾又禾部秠一稗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鬯黑黍也是以秬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稗二米以釀者蓋以鬯字从矩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稗二米者以釀酒爲秬鬯耳至秠下云一稗二米卽與鬯下所言相應故引詩維秬維秠云云可見鬯爲黑黍容有非一稗二米者其一稗二米者別謂之秠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鬯人如字之義及答張融問因謂秠稗皆皮秬卽一稗二米秠卽其皮詩但以維秠足句不比下文蘘芑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明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是秬秠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矣

維糜維芑傳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承琪案糜爾雅作臯說文作

蘘此當以說文爲正其釋爲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爾雅說文

蘘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芑下並引詩曰維蘘維芑

見韻會今

說文本無又璊下璊下皆云禾之赤苗爲蘘蓋生日禾秀曰苗

詩日六字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梁此卽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

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芑為稷本草圖經以為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考云禾之赤苗者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白苗者即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別於細苗郭注爾雅曰赤梁粟白梁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為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即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互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承珙案此當以作互為正六朝本蓋皆作互互本古文榘字說文榘竟也與毛傳訓恆為徧義合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為互與天保之假恆為經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后稷郊祀毛以為堯所特命鄭以為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為人祭后稷也又李氏樛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初自天子耳况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道譏鄭二王之說以為后

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
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
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
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
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
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
先代禮物卽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
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
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
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
後之說祇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
祀矣承琪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卽命使事天故此章傳
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
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
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天瑞之事周頌
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
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
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
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
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
破肇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復春

之越於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陳碩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搗潤溼則煩搗之譌葛覃傳汗煩也箋煩煩搗之用功深煩搗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豈能再春蓋箋以搗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春趣鑿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泄卜來歲之艾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卽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泄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卽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瑛案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卽下文所引郊特牲取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載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載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取蕭祭脂取羝以載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焚蕭合馨香也羝各本羝下有羊今從校勘記牡羊也載道祭也傳火日燔貫之加于火日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

藝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祗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之位_{在國門外}雖祭軼而行蕭祗燔烈皆爲軼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後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祗爲祭軼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軼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軼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軼而祀天者將來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承琪案上章以歸肇祀卽承四穀俱穫之後此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於今年之秋泄卜來年之事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年而言蓋祈年不必在歲首月令孟冬卽有祈來年于天宗事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爲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稷之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旨不合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眾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

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琪案鄭此注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三家此後儒以印盛于豆五句爲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言后稷自祭不應引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當况印盛于豆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稷也

戚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吳才老云與上歆韻卽前章翼與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丁丁古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頤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竝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耜續古之人例也承琪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之法卽如首章末句時維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育爲閒韻戚氏據字林夙所六反謂夙稷同音與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稷翼億食祀四章之祀食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之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歆隔協而中間時祀悔爲閒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旣夕注之噫興士虞注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興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讀兢以與升歆爲韻承琪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枕梲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氏驛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剪與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竝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承琪案漢人引此者尙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此又在班彪寇榮等之前蓋漢時古書尙多必有公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竝無專屬公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旣以曾孫爲成王曾孫者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三言周之先王亦卽序迨瀛周家之義稽古編謂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合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連故有此說而雄因用之耳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事黃耆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閒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如序賓之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

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琪案此詩章首卽言戚戚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羣臣國賓者不同然所言獻酢之儀殺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末言以祈黃耆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序以睦族爲內養老爲外蓋由養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旣堅以下爲將養老而射以擇士曾孫維主以下爲養老而成其福祿則與前章族燕截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相承絕非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樂則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芄芄云草盛也承琪案廣雅字作芄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盛茂亦似以泥泥爲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卽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又作柅考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云絡絲柅也馬融易注以爲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含氣尙彊其出乙乙也鄭注月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泥蓋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

元和三年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
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踧踏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也

御使馬也从禾从卸徐氏錯曰卸解車馬也不行也或行或卸

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筋御者狀人之趨

承故以爲踧踏之容也承琪案論語踧踏如也馬注謂恭敬貌

孟子曾西蹙然曰趙注蹙然猶踧踏也廣雅踧踏畏敬也傳以

緝御爲踧踏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與輯同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作

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爲斂御與圍通召旻我居圍卒荒韓外傳圍作御

爾雅釋言圍禁也是緝御者斂筋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

形容之語故傳以爲踧踏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穀脾臄傳臄函也釋文引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通

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函谷也於

毛傳爲轉注谷臄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

今說文谷譌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啣谷或如此

臄谷或从康肉段注云毛傳臄函也弓部函谷也與毛合晉灼

注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臄按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析言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函下

譌作舌也古者舌無函名特牲少牢禮所俎用心舌與嘉穀脾

臄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

已誤矣又說文弓部函舌也舌體弓弓从弓象形弓亦聲矜俗

函从因今段云大雅毛傳臆函也通俗文口下曰函毛服之函皆卽說文之頤字頤頤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函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琪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爲是但說文以函爲舌似不得以爲谷字之誤蓋函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弓弓嘽也嘽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谷谷爲口上阿口次卽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臆爲函正函爲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爲谷又欲改毛傳之函爲頤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簠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承琪案此詩毛鄭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鬯相之射爲證彼爲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爲養老燕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知爲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爲天射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解無算爵獻酢尙多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竝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射則如鄉

射之禮故引矍相之射於序賓事猶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爲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爲無本但他燕射別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詩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爲黃耆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爲二事矣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彛畫弓也从弓彛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盧弓卽旅弓黑弓也嬰卽江賦之櫻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彤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彤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簋論語朽本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彤弓是也三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彤弓斯殷辭云彤弓謂有刻畫也淳與彫語之轉敦弓者淳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淳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琪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

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耆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體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爲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卽日以祈黃耆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琪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爲長但傳訓祈爲報正義以爲祈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注云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稽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學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

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琪案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臆揣則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犇爲韻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醉

高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勗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

承琪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又云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可證今各本皆

作令或以令字屬下句讀皆誤

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正義申

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

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倣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
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
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
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有倣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
爲優承琪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云既
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
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於接人終於
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
恐是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
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於饗燕饗燕
之令終由於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倣公尸嘉告禮記坊記
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
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
始矣蓋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
通箋既訓倣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
祀在其閒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
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
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
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
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
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

皇清新解經義
三
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琪案禮記
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
以禮義相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
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
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
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
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
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
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
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畫一矣汪氏異義曰箋
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爲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
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
語及王下章乃言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
祚允於經意恐未合承琪案成二年左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
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
同類非是傳以類爲善大旨謂孝爲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
祚允嗣在內鄭以錫類爲教道天下而於室家之壺又云室家
先以相榻繳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記以爲孝子之後復

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琪案觀既醉鳧鷖二篇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臆推測也夫既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繹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卽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如此卽承既醉之太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太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琪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祀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於福祿來崇訓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卽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觀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潒疊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

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

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佺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渚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渚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渚爲崇字之假借也承琪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竝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鳥鷺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琪案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故箋云壘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壘顏注云壘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鳥鷺在壘亦其義也今案此壘字當如壘壘文王之壘亦壘之俗字壘本有罅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壘讀如門者卽壘讀若璫之比吳都賦清流壘壘與軌砥水韻李注引韓詩曰壘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鳥鷺在壘之章句則辭君讀壘如媿又壘轉爲徽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閒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壘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媿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琪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蓋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即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為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為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雖傳皆是假為嘉之假借承琪案襄二十一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為齊

魯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嘉者亦由毛用借字

三家用正字也 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宥君宥王傳宥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勸以道釋文云宥君宥王一本宥竝作且字承琪案傳言宥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宥必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屬諸侯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為天子或為諸侯然末云皆相勸以道此即釋經宥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穆二句為子孫愆忘二句為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為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為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為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

指成王文義竝無隔闕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斲傳斲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咽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斲以爲斲與咽古今字案咽說文作黹云卧息也从鼻隶聲然則詩作斲乃借也至慙者乃古恚字玉篇以當此斲恐不然承珙案說文口部有咽與黹異字玉篇但云斲息也未嘗卽以當此詩之斲陳說皆誤其以邶谷風伊余來斲及大雅兩民之攸斲皆咽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慙字從心則以慙同於咽眉字而非恚字矣集韻入味云慙通作斲

公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泄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大康爲始大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空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窋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虒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不窳之與公劉彌是不其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大康始衰之時不窳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神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天子晉十五王及衛彪侯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扁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足證本紀及幽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琪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于不窳立不窳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窳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似不僮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弃之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窳而後失故云后稷卒于不窳立然則周本紀未嘗以不窳爲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尙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匈奴二傳皆言公劉遷幽而本紀則云公劉卒于慶節立國于幽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公室爲成國耳惟本紀云夏政衰不窳失官而匈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彼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

不窋失官窋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郃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郃地逼近故特改邑於幽以幽鄰西戎為中國不爭之地平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詩云即有郃家室王伯厚詩考引郃作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于幽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郃不有以經文證之迺積迺倉尙在郃地即末章涉渭為亂亦必仍有郃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郃在今武功縣幽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郃與公劉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值亂世陳兵裹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傳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云邠國迺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即鄭語述毛承琪案毛意似尙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糧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竝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故迺場迺疆所以修邠國之疆場迺積迺倉所以充邠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

全棄其故都而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迺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箋云爰曰也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承琪案毛義當是訓方爲竝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注方竝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張弓矢秉于戚者于是竝起開道路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與毛義異

旣順迺宣傳宣徧也箋云旣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旣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琪案繇詩迺宣與迺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旣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遍之意謂旣順其情而又均徧不頗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宜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尙未及此也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巘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山狀似之上大下

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甌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即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琪案宋本釋文云甌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巘為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巘當爾雅之重甌隙也正義據重甌隙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甌不知作巘作巘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巘實即皇矣之鮮即謂詩本作甌亦但言甌不言重况上大下小之甌正是大小相連何得云小山別於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云舟即甸之假借故訓為帶承琪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正義以容刀為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當是指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為刀之容即所謂琕也承琪案此語殊誤瞻彼洛矣傳琕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何得以為刀柄段氏說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琫為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下曰琕者以此篇經文無琕耳要於刀柄無涉

皇清經解續編
云鞞容刀鞞也衛風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
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
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有
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碩甫曰旅眾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旅
者治田舍以居大眾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
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
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
入保城郭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
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家在城邑謂
之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眾曰廬旅猶在
邑之眾曰里旅是近市者爲里旅也傳釋廬爲寄者言野處不
比室處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眾定廬舍行井田法下
文徹田爲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絲詩迺慰迺止迺左迺
右也于時廬旅者猶絲詩迺疆迺理迺宣迺祗也箋云廬舍其
賓旅失傳旨矣承琪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芟侯伯侯亞侯
旅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云旅訓眾
也訓幼者之眾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
與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爲家之長晝則在田夜則入邑其
居田守廬爲眾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眾民而言但此
章尙在遷幽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
築室授田之事尙在下文也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屨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爲長承琪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食之飲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並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於牢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箋云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承琪案正義申箋以牧羣爲牧豕之羣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

切經音義

卷九

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也據此今毛詩造字

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羣者謂曹爲曹輩則羣不當爲牧羣之羣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琪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太宗一小宗四

謂繼高曾祖禰者爲小宗

國君不統宗

故孫毓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維城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蓋自

皇清系角系系
三
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爲尊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以爲羣臣之愛公劉此爲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郃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爲盡乃後世埽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卽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爲受田故土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次可知竝非在道禦寇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爲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琪案崧高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正解也徹

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什一而稅謂之
 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事耳其實徹治為正
 訓如崧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
 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二
 徹豈得專指為什一之稅乎設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殷助
 相同豈可云貢田為糧助田為糧邪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釋文鍛本又作
 礲下亂反說文云礲厲石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
 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曰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樁也言鍛
 金之時須山石為樁質故取之也說文礲厲石也从石段聲乎
 切段注云礲篆舊作礲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

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礲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礲毛

傳曰礲遠礲石也今本奪箋云礲石此釋所以為鍛質也箋意

此石可為椎段之樁質是則礲石者石名椎段字今多用鍛古

祇作段考工段氏為鑄器禮經段修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

然二事礲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柴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

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

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礲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溷淆之訓

礲為厲石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礲石也三字為句而刪複

字者乃妄改為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礲礪也曰此自廣雅

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為一此則異類而迥別者

也承琪案說文爰部段椎物也金部鍛小治也毛詩多假借或

即借小治之鍛為礮石之礮傳云鍛石也謂鍛即石名知經文

假鍛為礮取鍛者乃取石名之礮非取小治之鍛故箋申之云

鍛石所以為鍛質也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即以椎段

石名若說文礮當作礮厲石當作礮石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澗湖其過澗傳皇澗名也澗鄉也過澗名也王氏詩總

聞曰傍澗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

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是夾其皇

澗歷過也承琪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寰宇記真甯縣大陵

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無涇水云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

川西南逕甯陽城故關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酈氏此

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與渭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

以為渭旁諸澗也

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水之外曰鞠正義曰此以水內為澗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

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澗注云澗在關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

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琪案漢志

右扶風汧縣澗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隩雍州川也顏注引韓

詩作隩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

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蓋上文夾其皇澗湖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為正皇澗縱

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眾并水之

內曲外曲而皆居之王氏詩考云芮鞠又在過澗之南鞠者外也詩芮字為澗之假

借說文泐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尙書云水所入曰泐
禹貢疏引鄭注云泐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泐隈曲中也是凡水
相入之處皆曰泐其會合襟帶必有隈曲內曲卽泐外曲卽鞞
故傳以泐爲水厓鞞爲究不必定指涇泐二水相會之處也

泐酌

序云泐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正義曰
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二句言與
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琪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罍爲祭器是明謂有
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
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其中
毛至明切矣鹽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
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
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
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爲說
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
可易也

可以餼餼傳餼餼也正義曰釋言云餼餼稔也孫炎曰蒸之曰
餼勻之曰餼郭璞曰令呼餐飯爲餼餼均熟爲餼說文曰餼一
蒸米也餼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餼餼必餼而熟之故言餼
餼非訓餼爲餼說文餼滌飯也段注云滌當依爾雅音義引作
脩倉頡篇作餐餐之言深也水部曰深泐汰也此謂以水澆熱

飯古語云餐飯承琪案釋文引字書餽一蒸米也正義以為說

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說文以餽為滫飯者即今

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饋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餽餽也

當作餽餽餽也說文餽飯氣流也即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耳

是饋餽本一事故爾雅竝以稔釋之毛以餽餽連言亦謂行潦

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為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餽為餽是也

可以濯漑傳漑清也或謂漑當讀為概如周禮鬯人凡裸事用

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

言濯概也承琪案二章傳云罍祭器是罍為器之貴者此章訓

漑為清是泛言器之概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

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為周密似不必以概與罍相

配為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廩人概甑甗匕與

敦于廩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几洗筐于東堂下足知禮器

之宜漑者甚多故末章於罍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為正

卷阿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

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琪

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

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

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為賢人與吉士別

彼疏謂眾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為兩等而此乃

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曰大臣卽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卽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眾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曰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琪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弟君子亦指王則彼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王彌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矢陳也未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爾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音之君子卽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洞酌之豈弟君子旣指成王此不當指爲所求之賢人不知洞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陳戒之詞竝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卽傳之自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

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

當指賢人與毛鄭意合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與自
縱施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
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復不如毛義
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
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
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伴與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
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
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
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
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
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承琪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
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彌性似用此義但與
四章爾受命長矣意復故呂記載董氏說及李黃集解逸齋補
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彌終也終者盡也彌爾性者盡爾
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卽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
未必得毛旨耳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郭注爾雅引此詩嗣先公爾酋
矣似作嗣者此注家以訓詁字代經文耳多爾字者或出三家
詩與毛異歟酋訓終者終猶久也說文酋釋酒也引禮有大酋
蓋釋酒者昔酒也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醕者也

月令注云酒熟曰酉方言亦云酉熟也久熟曰酉似先公酉者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嘏字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特性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

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案傳以馮翼孝德爲賢人之行與經義最合蓋此經四有字與縣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被謂王之長敬耆老此謂王以長敬賢人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爲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爲廟中事尸之禮但於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容容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容容然敬順志氣

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入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容容印印而下爲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蒞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爲稱譽之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釋訓云容容印印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容容印印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故箋以爲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卽美成王有此德無嫌於過爲稱譽也

鳳凰于飛颺颺其羽亦集爰止傳颺颺眾多也箋云颺颺羽聲也亦亦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颺颺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眾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

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集止

今本正義脫誤不可讀此從浦氏校正

承琪

案傳以颺颺爲眾多則其羽自指眾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眾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眾鳥颺颺之多與吉士藹藹之多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眾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颺颺爲鳳飛之羽聲爲稍異耳正義泥於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事自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所以有眾鳥之颺颺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眾多申毛眾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端爲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雖似據事爲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

卽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爲賦鄭爲興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庄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
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
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
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王歌令
環叟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
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
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爲多謂
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
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爲公劉洞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
旨承琪案汪說是也

民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案此詩後儒多以爲戒同列之詞
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
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
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去人倫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
國時始以爾女爲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
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
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
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中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
故二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

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今文獻王幾詩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
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
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讒汔也孫炎曰汔近也
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稽古編曰疏失毛
鄭之意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
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訶幾裁殆危也讒汔
也幾讒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琪
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
信等曰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
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
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
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俛列子立命篇俛俛成者殷
敬順釋文云俛俛幾欲之貌毛以汔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
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汔
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汔其
也彼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
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汔其也要皆與危意相
同非有異也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戾人之善
隨從人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則詭自是違戾之意或
疑詭隨疊韻字不當分訓承琪案詭戾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

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屢韻為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為詭誑委隨之人則字別為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為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詭隨無良寇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承琪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隤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為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

作從觀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所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為縱舍之縱誤矣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也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去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也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也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琪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自以經文四字為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為

而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即以而為如則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為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仰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忒同皆於順仰義近爾雅如與適

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忒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仰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

順謀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承琪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即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

則為而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為而訓而為如但箋之訓如不作如若解耳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案近德者謂慎儀乃所以進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敬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即進於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謂王宜敬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意矣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嚴緝云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子箋說亦不指王華谷云舊說者未

知何 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
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
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尙少已
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
子而用事甚廣天不可忽也承琪案古人訓誥必有所本毛公
時戎字必無女訓故於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
者鄭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考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
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卽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
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
王雖小子語意直截耳

以謹繼綵傳繼綵反覆也釋文云繼綵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
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繼綵從公無通內外則繼綵者
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
云以謹繼綵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琪案
繼綵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剡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
曲義屈申卽反覆之意故遣卷雖疊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
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雅釋詁饋糲搏也搏卽曲禮毋搏飯
之搏饋糲猶繼綵杜注左傳繼綵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
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
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為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琪案菀柳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為斥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為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

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蹶

云天謂王者與鄭同然至末章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為上天自不如以

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為正毛於蕩首章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四章天降滔德又訓天為君若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末必得毛意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阮氏按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為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琪案廣韻寔字下引詩傳寔寔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雅皆云寔憂也爾雅瘡瘡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杖杜四牡瘡瘡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邠疏爾雅瘡瘡

兼引杖杜及板詩蓋靡聖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
儻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引此
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是古本穆
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郭注音諫乃後
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
資費仲而游於紂之苑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爲閒與
穆天子傳一例承琪案古字諫閒旣通莊子天運篇食于苟簡
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爲
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惠氏古義曰案欣讀爲

軒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古憲
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爲軒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反
覆相訓承琪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
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
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
史載沮渠蒙遜怒投書耶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
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答問曰孟
子釋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嘽沓
背憎鄭箋謂嘽嘽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

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蓋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為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怠緩說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琪案魏風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為競進之意尚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沓拖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為無憲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詭詭傳云詭詭然喜樂此非釋經然字乃形容詭詭助語成文如多將焯焯傳云焯焯然熾盛經文竝無然字也蓋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為夸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為無敢正同趙注孟子引無然泄泄言天方動

女無敢沓沓是即以無然為無敢也

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灌灌猶款款也躑躑貌案灌當為懽之借說文懽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毛以灌款疊韻為訓蓋懽不止為喜者之款款即憂者出於至誠亦與喜樂同其款款故說文又引爾雅懽懽懽懽憂無告也喜款者懽之本義憂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懽懽今爾雅仍作灌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尚書太傳又引作懽懽見儀禮經傳通解亦借字也躑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小子躑躑毛傳云躑躑者即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矯矯鄭注大傳引作矯矯皆借字耳

無為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

體柔人案體柔人者謂形體柔順之人稽古編曰爾雅籛籛口

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嬖語異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言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琪案夸毗疑侷慵二字之借說文侷慵詞也慵慙也慵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夸毗但爲體柔之一事故玉篇廣韻作踳毗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諛言分爲二義也

按鶉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此

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琪案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注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隋唐間有此解非古訓也

如壘如箴如璋如圭傳如壘如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云壘箴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承琪案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壘箴張萱疑耀云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壘箴則二器共爲一音壘爲宮而箴之徵和壘爲角而箴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琪案經文但云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前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

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

為順曰豈曰益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

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盧氏釋文考證曰後漢書張衡

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七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

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

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

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竝下字釋為邪矣承琪案宣

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

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

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辟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

異然立辟皆為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為制法則者合故

傳箋皆本此為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為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

僻之地非經意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入謂卿士掌

軍事者汪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為司馬之卿稽之經典

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依甲居

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

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

琪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

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

侯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為甲耳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晉士蔿對獻公五信

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

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琪案上文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

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為宗子而同

姓世適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即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為

王者其解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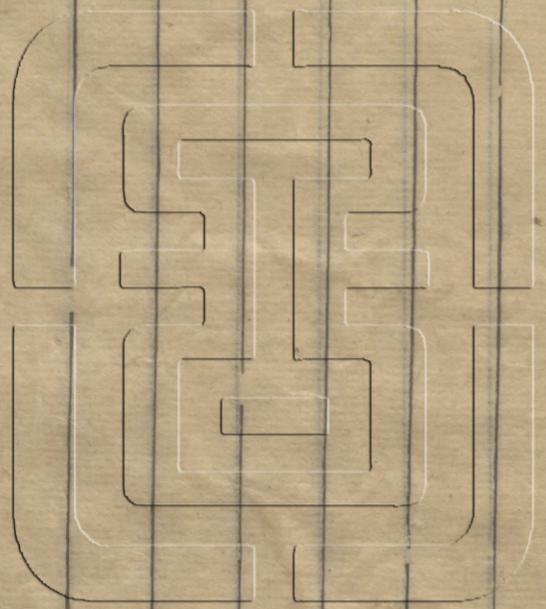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

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琪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

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馳不獨文異韻亦異

矣若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

異同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一終

長沙王善化劉

賓校

